

文化漫谈

动画电影又成暑期档热度担当

□王晶

动画电影的夏天再一次如约而至。

这个暑假,已上映或定档的动画电影有10余部。上座率颇高的影厅,流光溢彩的银幕,身边大人孩子的欢笑,都让人感受到动画电影的好人缘与高人气。虽然对热门影片的评价不一,票房成绩各异,但动画电影无疑称得上暑期档的热度担当。

2015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炸开市场,国产动画在暑期档从此异军突起。2019年《哪吒之魔童降世》再度燃爆,以50亿元票房把国产动画天花板顶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此后几年,暑期档动画成了兵家必争之地,《长安三万里》证明文化正剧也能成为票房扛把子,《流浪山小妖怪》则以小巧的经典重述赢得年轻人的狠狠共情。

老少咸宜的动画语言,唤起文化DNA的故事内涵,国风意境的美学追求,技术迭代带来的视觉奇观……国产动画电影积淀的经验与优势,在今年暑期档电影中得到继承和体现。

《八仙!》以全新视角讲述八仙故事,平凡人行侠仗义、守护苍生的旅程曲折而又生动。作品叙事层层嵌套,重重反转,喜剧表达娴熟流畅,笑点疏密有致,适配全年龄段观众。创作者灵活采撷中外影视经典和大众文化元素,形成互文性喜剧效果的同时,显示出兼容

并蓄的文化自信。《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延续追光动画厂牌对中国历史题材的工业化探索,展现东汉末年历史的史诗气质。影片承接《长安三万里》的制作积累,严谨考据汉代建筑、服饰、器物形制,洛阳城郭景象恢宏细腻,三英战吕布一段镜头调度、武打动作流畅凌厉,战场厮杀有真人影视难以匹敌的奇观感。

国产动画的来时路,既体现在文化取材、形象塑造、场景渲染上的经验集成,也体现在动画技术和动画产业的托举。有评论指出,《八仙!》的主要制作方此前都没有独立主控动画长片的经历,处女作能拿出这样高质量的作品,得益于日益成熟的国产动画产业链。《八仙!》的诞生地成都高新区,聚集数字文创产业相关企业6000余家,曾孕育出“哪吒”系列电影,为动画制作提供丰厚产业基础。

同样耐人寻味的是,年轻观众与动画电影共同成长。“国漫的进步肉眼可见”,一方面,年轻人点评起作品来如数家珍;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吝指出技术瑕疵,批评叙事不足。在《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的评论区,有留言直陈作品“用电影讲故事”的功力不够,庞大的历史背景、繁杂的人物事件没有巧妙架构进故事,以致故事被史实推着走,与此同时,一条高赞评论却是:“请坚持下去,等第二部”。这不是护短,是观众发自内心的懂得,倘若国产动画电影能把历史文化这



图为动画电影《八仙!》海报。 资料图片

条路径跑通,必将会有大作品、好作品出现。

暑期档接下来还会有古风探索题材的《大唐妖探》、根据爆款网文改编的《去你的岛》等动画电影面世。从经典IP、历史演义到志怪传奇、神话新编,再到悬疑探案、奇幻言情,动画电影的类型赛道愈加多元。一部又一部新作,是向中华

文化、美学和艺术传统的深入开掘,也是在寻找传统文脉和当下生活的新接口,寻找视听技术革命和时代审美趣味的新交点。

坐拥中华文化IP,挖掘5000多年历史富矿,面向时代生活,且看动画电影如何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摘自《人民日报》)



7月28日清晨,项城市驸马沟公园内,荷叶连绵,荷花次第绽放。澄澈湖水碧波荡漾,岸边垂柳依依,绿意环绕荷塘,市民徜徉其间,尽享城市亲水生态美景。 李树丽 摄

文坛走笔

□王雪涛

夜色如墨,朔风凛冽。太行山深处的夏家庄不过百十来户人家,沉沉静卧在山坳之中。寒风在山坳里肆虐,发出尖厉的呼啸声,撕碎了黑夜的宁静。

凌晨时分,趁着夜色掩护,大批鬼子悄无声息地摸了上来,包围了还在睡梦中的村庄。村口哨兵率先发现了鬼子,立即鸣枪示警,战斗骤然打响。

“哪里打枪!”八路军某团连长张劲勇一跃而起,一边拿枪,一边冲出房门。

昨天晚上,连队经历一场激战,趁着夜色进驻夏家庄休整。将伤员安顿到堡垒户家后,张劲勇和衣而卧,刚有睡意,便被枪声惊醒。

此次偷袭因汉奸告密而起,鬼子集结兵力,深夜奔袭而来。从枪声密集程度判断,鬼子约有一个大队。张劲勇来不及多想,紧急布置作战任务:一排正面迎敌,二排侧翼包抄牵制、袭扰配合,三排掩护村民转移。

突袭猝不及防,村内瞬间乱作一团。张劲勇大声安抚群众:“乡亲们不要乱,往后山撤!”村民紧随指引向后山转移,行至山口便遭遇鬼子阻击。鬼子的重机枪喷吐着火舌,疯狂扫射,三排立即和鬼子展开激战。

闯入村中的鬼子见房就烧、见人就杀,一时间,夏家庄火光冲

天。鬼子泯灭人性,有的孕妇被挑破了肚肠,血从院子里流到外边,昔日安宁的小村庄,转瞬沦为血腥惨烈的人间炼狱。

激烈的战斗仍在继续,枪炮声、爆炸声四起。张劲勇一边指挥战斗,一边让通信员紧急焚烧文件,做好全员死守、血战到底的最坏打算。

激战间隙,司务长赵有根找到党员堡垒户华德厚,郑重递过一个布包,语气恳切而沉重:“这是全连的命根子。如果我们能突围出去,日后再回来找你拿,请一定保管好!”华德厚来不及多想就把包袱藏进怀里向村外撤去。

连队依托对村内地形的熟悉,与鬼子展开艰苦拉锯战,战斗从凌晨持续至次日黄昏。由于久攻不下,鬼子释放了毒气弹,八路军伤亡惨重。那些来不及转移的年轻后生见状拿起锄头、扁担也参加了战斗,誓死与鬼子血战到底。

暮色渐沉,远处忽然传来冲锋号,隐约伴着阵阵喊杀声。鬼子无心恋战,仓皇逃窜。

夜幕彻底笼罩山野,村庄终于恢复寂静。有村民大着胆子回到村里,看到断壁残垣遍布村落,到处都是尸体。

华德厚和乡亲们打着火把寻找幸存的八路军伤员。张劲勇连长和指导员及各排排长、司务长的遗体相继被找到,却无一名幸存官兵的踪迹。

狼烟 1942

众人强忍哀伤,又来到村外继续寻找。在村口的一块大石头上,看到一名年轻的号兵斜卧在地,还保持着吹号的姿势,身上被鬼子捅了几个血窟窿。华德厚把号兵抱在怀里痛哭失声。

当夜,乡亲们含泪掩埋了所有牺牲的八路军战士。心绪稍定,华德厚想起司务长赵有根托付的包袱。他急忙回到家,在火光下拿出包袱小心打开,映入眼帘的是三根金条和十八块银元。他看看外面没人,赶忙趁夜色放进地窖里仔细藏好,等待八路军来取。

一天,两天,三天……日子一晃而过,转眼一年多过去了。期间,也来过几支八路军的部队,却都不是张劲勇连长所属的部队。

华德厚经常到村口张望,盼着队伍归来,完成这份生死托付,可次次满怀希冀而去,次次失落而归。直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相继胜利,他也没有等来张劲勇所在部队的消息。

新中国成立以后,生活平静下来,这个秘密始终像一块大石头压在华德厚的心头。但无论生活怎样困难,哪怕家人吃不饱肚子,儿子因为家穷无法成家,他也没有打过包袱的主意。

改革开放后,百姓日子越过越好,华德厚的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又是一年春天,冰消雪融,草木萌发,已是耄耋之年的华德厚感到时日无多,却仍不时拄着拐杖到

村口守望,盼着能完成几十年前的约定。

某日,一支穿着绿军装的部队乡打扫庭院、挑水劈柴。华德厚仿佛从他们身上又看到了当年八路军的影子。他拄着拐杖,颤巍巍上前询问:“哪位是你们的首长?”

一位干部模样的军人快步上前:“大爷,我是连长张保平,您有什么事?”

“你们以前可是八路军的部队?”华德厚试探着问。

“大爷,我们连队前身隶属于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是一支从革命战火中走出来的部队。”张保平郑重答道。

确认身份后,华德厚终于道出了心底埋藏数十年的秘密,随即带着张保平来到家中,从地窖深处取出一个粗陶罐,里面是三根金条和十八块银元。“不把这些东西交还八路军,我死不瞑目!”华德厚涕泪横流。

张保平深知此事意义重大,第一时间向上级如实汇报。

数日后,张保平专程来到华德厚家中,带来了查证结果:“经查阅军史史料,1942年1月8日,八路军某部三营八连,为掩护夏家庄群众安全转移,阻击日军一个大队精锐兵力,全员浴血奋战,壮烈殉国。”

数十年的心愿终得了结,华德厚了无遗憾,含笑合上了眼。

谈文绎史

中国第一首小提琴曲 竟然是李四光所作

□周惠斌

李四光是著名的地质学家,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是一位“文艺青年”,不仅能写一手好文章,而且具有很高的音乐素养,尤其爱好小提琴。中国现代第一首小提琴独奏曲就是由他创作完成的。

1913年,李四光远渡重洋,考入英国伯明翰大学采矿系,两年后转入地质系深造。其间,他在旧货摊上买了一把小提琴,利用课余时间勤奋练习,休息日就去导师威尔士教授家即兴演奏,颇得他们一家的欣赏。1918年,李四光获得硕士学位后,在英国东部一座著名的锡矿山工作。1919年11月,他应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同学会的邀请,前往巴黎主讲“工业繁荣与能源开发”的学术报告。

在巴黎短暂停留时,李四光在随身携带的一张五线谱稿纸上,即兴写了一段乐曲,共5行19小节,并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创作时间和地点。第二年年年初,李四光有感于国内军阀混战,民生维艰,又在这张五线谱的背面,借李白的著名诗句“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以“行路难”为题,创作了一首完整的小提琴独奏曲,抒写了自己及当年一代知识分子即便明知前路坎坷,却依然渴望追求光明的心境,以及学成归去报效祖国的爱国情怀和理

想抱负。稿纸右上角题署“仲揆”(李四光的原名)二字,曲谱的右边则写下“一千九百二十年正月作于巴黎”等字样。

1920年秋,李四光拒绝海外高薪聘请,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地质系。不久,他把小提琴独奏曲《行路难》的曲谱交给自己的好友、音乐家萧友梅教授(上海音乐学院创始人),请他校正。

1990年3月,上海音乐学院中国现代音乐史专家陈聆群教授为编纂出版音乐教育家萧友梅文集,专程前往北京探访其侄女萧淑娴,了解到李四光当年交给萧友梅的曲谱,可能在后者的遗物中。回到上海后,陈聆群在一包学生的文稿中果然发现了李四光《行路难》曲谱的创作手稿(现藏于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著名小提琴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作者之一陈钢,客观公允地指出,李四光的《行路难》全曲有头有尾,层次清晰,中间还有转调,并评价道:“最可贵的是乐曲的立意深邃,行路难,这真是中国知识分子苦难历程的一个大概括。”

2001年,年逾七十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一次名为《科学在中国》的文艺晚会上,演奏了李四光的小提琴独奏曲《行路难》,更感同身受地抒怀说:这首曲子告诉人们,探索科学道路是艰难的,但再难,科学工作者们也要走下去……

(摘自《北京青年报》)

健康之友

孩子视力不好先别急着配镜



□王初琛

暑假里,不少家长忙着带孩子查视力,一看到“视力未达1.0”便非常焦虑。实际上,学龄前儿童的视力解读,完全不同于成人。以下五个认知误区,家长可得注意:

误区一:视力没到1.0就是近视。

学龄前儿童视力低于1.0,绝大多数是正常的生理现象,而非近视。儿童的视力是逐步发育成熟的。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0~6岁儿童眼保健核心知识》,3~5岁儿童视力正常值下限为0.5,6岁及以上为0.7。一般要到7~9岁,视力才能达到1.0及以上。所以,一个3岁的孩子裸眼视力0.5完全正常——视力“低”不等于眼睛“坏”,它可能只是视觉系统正在成长的信号。

误区二:视力好(比如1.0)就是眼睛好、可以放心。

这背后有个关键概念——远视储备。其实,孩子出生时都是“远视眼”,生理性远视度数(约200~300度)就像一笔“视力存款”,用来抵御未来近视的发生。随着眼球发育,这笔“存款”逐渐消耗,到8~12岁才逐步发展为正视。如果幼儿园阶段远视储备就过早耗尽,达到正视甚至近视状态,意味着未来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大大增加。所以,视力1.0对学龄前儿童未必是好消息,它提示我们更需关注远视储备是否与年龄匹配。

误区三:仅凭电脑验光结果,就推断“远视储备不足”。

不做散瞳的电脑验光结果,基本不具备诊断价值。医学上,评估远视储备的唯一金标准是睫状肌麻痹验光(散瞳验光),只有

在调节完全放松后测出的度数才是真实储备值。请记住:电脑验光单在眼科医生眼中只是一个粗糙的“筛查参考”,必须结合散瞳、眼轴长度、角膜曲率等综合判断。切莫拿着一张非散瞳单子“对号入座”,自己吓自己。

误区四:视力差就是屈光不正,忽视了弱视的可能。

儿童视力不好的原因很多,绝不能简单等同近视,最需要警惕的是弱视。关键在于,近视可通过戴镜矫正到正常,而弱视即使戴上合适的眼镜,视力依然不达标。弱视治疗的黄金期在3~6岁,错过敏感期,治疗难度将大幅增加。因此,当体检报告提示“视力低常”时,务必到专业眼科通过散瞳验光等手段鉴别是单纯屈光不正还是弱视,切莫因大意耽误最佳治疗时机。

误区五:盲目相信商业“视力训练”或偏方,忽视专业诊断。

不是要否定所有视功能训练的医学价值——在临床上,调节功能训练、集合功能训练、弱视感知觉训练等均有循证医学证据。但关键在于:训练前必须先先到专业眼科明确诊断——孩子是否存在视功能异常?是哪类问题?训练目标是什么?必须在医生制定个体化方案后,在医疗机构或遵医嘱进行。切不可将“训练”与“治疗”画等号,更不该跳过诊断,直接将孩子送入商业机构盲目训练。

总而言之,发现视力报告异常,或想了解远视储备,正确做法是带孩子到正规医院眼科建立眼健康档案,进行散瞳验光、眼轴测量等全面检查。根据医生建议,采取增加日间户外活动、必要时配镜或规范视功能训练等科学干预。

(摘自《光明日报》)